

論 說

孔教大一統論

元和孫德謙 益 莽

大一統之說。始於春秋家。解者謂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。大一統也。特就周天子言之。而豈知王者孰謂。謂文王也。此文王。正謂我孔子所云。以春秋當新王也。夫以文王爲孔子。則大一統者。非吾孔教而誰哉。孔子之教。備在六經。然孔子當日。蓋嘗深憂之矣。其言曰。曩吾修詩書。正禮樂。將以治天下。遺來世。非但修一身。治魯國而已。而魯之君臣。日失其序。仁義益衰。情性益薄。此道不行。一國與當年。其如天下與來世矣。則在春秋時。聖人經教。不能推之於天下。魯以父母之邦。且未聞用其道也。凌夷以至戰國。明王不作。諸侯放恣。其時九家者流。各思以專門之業。出而富強其國。惟其拘守一隅。雖不行孔子之教。猶未害也。與我孔教爲敵者。不有楊墨二家乎。楊氏以爲我爲教。墨氏以兼愛爲教。持之有故。言之成理。其徒則遍及天下。蓋駸駸乎有包舉并吞之勢焉。苟非孟荀二子相與駕其說。而推大之。孔教不特無一統之期。並至此而將熄矣。豈不可

懼也哉。雖然。孔教之行於後世。固已二千餘年矣。當漢之初。孝文好刑名。竇太后又好黃老術。百家並進。諸經雖設博士。不過具官待問已耳。至武帝從董仲舒言。擯黜百氏。表章六經。自是而孔子之教始別黑白而定一尊。而大一統之規模亦於是而遂具。今夫天生孔子爲萬世立師。表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昔者王通有云。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。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。成我者夫子也。若是乎孔教之大道。參天地恩並父母斯民之生。使非身受其教。則不足以成人。而天地父母亦將有遺憾而莫從補救。然則自漢以來。教化之權操諸孔子。其爲一統之主。固其宜矣。雖佛老耶回各樹一幟。然其實皆不過附於孔教以行。此如一統之朝。尙存三恪。廣大之國。不廢藩封耳。凡我中國之人。二千餘年。其孰不尊孔子爲共主。奉孔教之正朔也哉。揚子雲有言曰。衆人愈利而後鈍。聖人愈鈍而後利。關百聖而不慚。蔽天地而不恥。能言之類。莫能加也。可知今之天下。以大一統之孔教。雖極衰微。閉塞而斯文未必將喪。吾道何至終窮。繫辭云。易不可見。則乾坤或幾乎息。誠以孔子之教與乾坤相終始也。是故秦漢以後。共爲一統之君。不數傳而卽亡。其國孔子者。無土而王。其教之大。莫與京。殆有天不變道。亦不變。

者也。夫豈可同年而語哉。傳曰：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，中國爲一人。太史公之贊孔子世家也，亦曰：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，折衷於夫子。則中國之教，足以同度宇宙，合量山淵而爲大一統者，非孔子不能當之矣。且不僅中國已也。中庸記云：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，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則孔教之大一統，合中外而言之。子思子蓋有前知之哲矣。今者東西各國，不惜以鉅萬之資，席捲我載籍而去，在無知者以爲是將博爲美觀耳。其知之者，又懼其一往不反，有牛宏五厄之歎，不知皆非也。唐元宗時，吐蕃求詩禮，春秋裴光庭諸賢，曰：因其有請，賜以詩書，庶使漸陶聲教化，流無外。則今之列強，購備經典，徵諸往事，異日潛移默運，深中其心，必有如到治之隆，盡隸版圖者。吾故謂孔教之兼綜并包，此真中外一統之機也。論語云：有教無類，釋之者曰：見教無有種類，豈非孔子之教無種類之分，非如世之自隘其量者，必類族辨物而示人以不廣哉。問者曰：孔教一統是固然矣，賴王政之一統也。齊之以德，孔教之一統也。果操何術以臻此，曰：亦惟約之以禮而已矣。何以明其然哉。六藝者，孔子之教書也。

而其刪定之意。則以禮爲要歸。荀子故云。其數則始乎誦經。終乎讀禮。書者政事之紀。詩者中聲之所止。禮者法之大分。羣類之綱紀也。學至乎禮而止矣。夫是之謂道德之極。且夫禮也者。人禽之所以判也。蓋人之異於禽獸者。幾希。設非習乎禮教。則蕩閑踰範。傷風敗俗。無所不爲矣。記有之曰。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。使人以有禮。知自別於禽獸。可見禮之所起。凡以辨上下。定民志。而事爲之制。曲爲之防者。正恐人之逸居而無教。則近於禽獸也。夫人無禮。則不生。事無禮。則不成。國家無禮。則不寧。言乎聖人之教。其有外於禮義者哉。抑吾讀法言矣。或問。八荒之禮。禮也。樂也。孰是。曰。殷之以中國。由其說而推之。吾知要荒諸國。苟欲取其所用之禮樂。而求合於中國。蓋必就我孔教。而正之也。今雖猶非其時。迨至乎一統之世。未有不若此者矣。悲夫。孔教之若存若亡。其殆乎岌岌。至於斯而已極。然易窮則變。變則通。通則久。此理之自然者也。何況教亦多術。道之無偏。無黨。歷久不刊。必成爲大一統者。惟孔教則然哉。孔子不云乎。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苟非其人。道不虛行。是所望於後世。奉教之君子。